

如果有人问起，
你这一生爱过几个人？
你能否算上我。



这一生 多少爱

虫鸣·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这一年如果没有 虫鸣，我们会不会没有 爱情可读？
在爱的寂寞里，酌亦舒的文字，溺王菲的低喃，瘾虫鸣的动人浓情。
偶尔问自己，这一生 爱过谁？伤过谁？



03 九分咖啡店
ZHEYISHENG DUOSHAOAI

图章(910)目録献查件图

13-1主生多爱(1300) 13-1主生多爱(1300)

2.0002

ISBN 978-7-2378-3210-8

这一生多少爱

ZHEYISHENGDUOSHAOAI

虫鸣◎著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一生多少爱 / 虫鸣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78-3216-8

I. 这… II. 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4445 号

这一生多少爱

虫鸣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www.bywy.com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8 字数: 265 千字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

ISBN 978-7-5378-3216-8

定价: 26.80 元

序·跟你借幸福

我只是和你,说一些话,看完后之后,无法无动于衷的小片段。

有时候太饱满,就容易语乏,找不到适合的词,顿时的苍白却并不让人可怕。因为内心的丰盈或许是不需要文字的陪衬,是水到渠成的一种幸福。

我们常觉得不够幸福。

没有人陪我们吃饭,我们看着菜在凉。

没有人告诉你,明天天气会冷。旧的衣服不那么好看。

没有人握你的手,一整晚的酸疼都默不作声,只为你醒来时,手心不那么冰凉。

.....

所以,我们会借幸福。

幸福能借吗?

可以。它面对谁都那么公平,没有谁可以逃脱。我们那些平滑潮湿的光阴里,总有那么一些人还停留在原地,手心还有刚才的温度,他们只是卑微地需要一点温暖。说他们卑微,却觉得委屈了。委屈了他们,委屈了自己。

想想,错过的那些人,或许可以装一卡车。红黄蓝绿,各式各样,有你爱的,我爱的,或许你和我都不曾爱过的。但是,是不是我们依赖过那种幸福感,哪怕我们不怕他们,可是就是不愿意承认,宁可就这么一拖再拖。

可是,突然有一种触目惊心的痛,来自内心的某一种声音。那种声嘶力竭的呼喊,却没办法挽留。

原来,借了不肯还,说忘记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一生多少爱。是疑问句？陈述句？

早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挣扎，忘记，痛苦，追忆，纠缠，压抑。那些在岁月里曾经刮伤自己一次又一次的魔鬼，早已经可以坦然面对，不分出一丝内心感触于它们。

我们急于需要一个 LOGO 来印在身上，以此证明：我们幸福，我们很好！

可是，我们或许是挣脱不了那个笼子。它耻笑我们没有力量，不敢离开甚至连抽离的勇气都没有。想想，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热爱自由？

逃避现实？

自卑而缺乏安全感？

生存压力草木皆兵？

至少，现在无法全身而退？随性，那是孩童可以干的事！真要舍弃现在的一切，丢离并且回归到自我，那真是一件荒唐的事。

可是，荒唐又有什么所谓。至少我们试过，甚至可能得到彼此的幸福。

但是，我知道，现在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已埋没在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之中，没有谁轻易抽身而退，所以，只靠这一片虚妄来支撑自己强大而又脆弱的神经。

回归到小说里。我看完，有一些动容。

至少对于赵言城，我是羡慕。他那么勇敢，仅靠爱着的人的留言录音，就能一年挨过一年，一切的原因只为了寻找完全的自由。他或许有一点逃避，但是内心的贫瘠随着双脚的行走逐渐显得踏实而又意味深长。对于凌筱，我很遗憾，错过了毕竟就是错过了。好多人编织美梦：错过之后，还会相遇，相遇之后再在一起。甚至这样的再一次是期待许久的，可是，虫鸣那么残忍，世事无常早已经潜入内心。要凌筱爱又不能爱，放又不能放，即使最后或许找到了幸福，可是之前借的幸福呢？

最后，我要说，这一生多少爱呢？我不知道。一生很长，或许要等最后一刻，再回想这一辈子，才能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不贪心，我的内心还那么那么的狭小。

当借了的幸福都没有还，我心中还有位置接纳另一份幸福吗？

钱其强

2009.3.4 于北京



序·跟你借幸福·001

Chapter 1 你就是那个与我错过的人· 001

Chapter 2 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011

Chapter 3 我们从来就不是站在对立面的· 021

Chapter 4 分手是因为彼此都无法再坚持· 031

Chapter 5 婚姻枷锁和精神恋爱· 041

Chapter 6 寻找那些失去的岁月· 051

Chapter 7 婚姻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062

Chapter 8 相信并等待那个契机的出现· 072

Chapter 9 女人倾诉的天性和寂寞的本质· 081

Chapter 10 理想化婚姻与现实的冲突碰撞· 093

Chapter 11 姗姗来迟的心灵交流· 106



录

目

2

Chapter 12 美好的回忆和苍白的现实· 117

Chapter 13 人心不如水,平地起波澜· 130

Chapter 14 迅速膨胀的危机· 142

Chapter 15 沉淀后的痛苦与成熟的代价· 153

Chapter 16 意外的长信与复得的友谊· 164

Chapter 17 命运安排的噩耗接踵而至· 174

Chapter 18 世间那许多的爱和情谊· 186

Chapter 19 回忆里那些残缺的旧时光· 198

Chapter 20 放弃,有时是一种坚定的给予· 208

Chapter 21 能遮盖住整片天空的一朵乌云· 219

Chapter 22 不可战胜、无法挽回的悲伤· 229

Chapter 23 单方面的选择是另一方必然承受的痛苦· 240

Chapter 24 一封信和无法赶赴的约会· 256

Chapter 25 一生中能有多少难以承受的爱· 265

后记·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280

Chapter 1

你就是我

你就是那个与我错过的人

我永远站在你曾站过的位置上，只要你退一步，就能和我再次相遇。

在音乐厅的三号门出口，很多衣着时髦的人，他们神态倨傲地与拎着一袋子高丽菜的凌筱擦身而过，留下一股清新淡雅的香水味。

下午六点，人流似乎汹涌起来，谁也不知道这么多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并且从四面八方裹挟着凌筱。她像是站在黑沉沉的海滩上，浪涛般的人流一波一波地涌来了，经过她又流向别的地方。

临近计程车交班时间，凌筱等了半个小时，没载客的计程车开过来那么多辆，司机均是朝她看一眼，便招摇地从她身边呼啸而过。难得有一辆停下来，她拎着袋子刚跨下台阶，有人已经抢先一步。

再等不来车,她或许就打电话让言诚来接了。

凌筱猜得到这个电话一打，言诚又会嘟囔几句要她换工作的事儿。大热天的，无非又是给自己添堵。

马路对面屹立着市图书馆大楼，门口寥寥几人，她拎着那袋不值钱却颇具分量的高丽菜走到对面。

高丽菜是婆婆非要让她带回家的。

“这可是真正的绿色食品，没打农药的，你带几棵回家。”婆婆手扶着门，眼神看起来很寂寞的样子，“如果你不是要回家做饭，真想让你多陪我聊会儿。你看，你们要是有个孩子多好，我就有事做了——”

凌筱在心里叹息，让她住在一起好就近照顾，她嫌烦。顺了她的意，让她一个人住，她又觉得寂寞了。如果真要个孩子交给她，大概也得依着她是否顺心来带孩子，凌筱想想就为那不知何时才会降生的孩子打了个冷战。

运气还算不错，刚换到对面图书馆门口，就有一辆计程车远远地开过来。她一挥手，计程车靠边，朝她站的地方缓缓慢行。她吁出口气，有些得意地朝马路对面那些因拦不到车而面色焦急的人看了一眼。

她僵住了。

在她刚刚站过的位置上，一个穿灰衬衫、站姿优雅的男人低头翻看着手里的文件。

沈云涛曾跟她说过：我永远站在你曾站过的位置上，只要你退一步，就能和我再次相遇。

她从来只往前走，六年过去，她再没有与他相遇过。

凝神再往马路对面看，他的面前停了一辆黑色奥迪，那个疑似故友的人已钻进车里。

她收回目光，打开计程车的门——不会是他，也不可能在这里看到他。凌筱疑心了一下，弯腰坐进车里。

夜的帷幕落下，两条平行线的路上，红色计程车和黑色奥迪相遇，又背道而驰。

回到家准备晚饭，言诚还没有回家。望着墙上的指针，估摸着饭做好言诚又会打电话来告诉她不回家吃饭了。

他们的婚姻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了乏味的争执和枯燥的冷战。言诚刚升职为外资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也许算得上是他们结婚两年唯一的喜事。

凌筱没有固定的职业，言诚向她求婚时，她违逆父母的意见，不要聘金，不

要宝石名车，甚至连房产证上也不要写她的名字，这些只换来一个要求，言诚不能干涉她的职业选择。

乍听起来，她应该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然而，从结婚到现在，她换了不少十份工作：理发店的学徒，美容院的技师，网上开店……都是些说出去不够体面的工作。言诚现在再差也被人尊称一声赵总，妻子的工作条件着实给他添了不少困扰。

“我们都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言诚每次试图跟她沟通的时候，都用这个开场白，“为什么你就不肯安分地去上个班？”

“我什么都听你的，唯独工作这事儿不行，而且你也答应过不干涉的。”她每次也是这么执拗地回他。

脾气不好的言诚谈不拢便会跟她吵上一架，吵到激烈时，言诚便去外面。他一摔上门，凌筱打个哈欠，往沙发里一缩睡了。不到第二天深夜，见不到言诚的面。

这次凌筱太过火了。言诚少有在家里吃饭，平时总是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到家。事情是一个月前发生的。那天她去商场给言诚买几件衬衣，逛累了就随便找了张椅子坐下。谁知她坐在了人家指甲彩绘店的门口，店主很热情地招呼，累坏的凌筱想也没想，就把手伸出去给人家摆弄。

她当即又对这个产生了兴趣。店主一说缺人，她忙问：“你看我行吗？”

那天晚上，凌筱和言诚各靠一个枕头，言诚狠吸了口烟说：“这次过份了啊，我不能答应了。你说让人知道我老婆成天捧着别人的脚丫子涂指甲，我的脸往哪儿搁？”

“你不能有职业歧视，再说了，彩绘也是门艺术。”

“狗屁艺术，涂到指甲上那也叫艺术？那我成天跟国外客户打交道，是不是也算个外交家？”

“你以前还跟我称赞过国外的街头蜡笔画呢，只要涂得漂亮，那就是艺术，你管人家涂在哪儿？”

她的伶牙俐齿言诚可是领教了二十来年了，为了减肥，萝卜被她说成是水

果，切成块顿顿在饭后往餐桌上摆。害得他开会发言，一口的酸萝卜气味喷鼻而出。

不再让她发挥，没准儿又被她说服了。言诚想着身子往下一滑，拉起被子盖到颈下，做出睡着说最后一句话的样子：“这事儿不再说了，你死了那条心。明天你要敢去，我们就分居。”

等他睡下了，凌筱把灯一关，抓起枕头扔到床尾，爬到那头睡下了。

从那天起，言诚虽然没有跟她分居，却有意地冷落她。

凌筱望着指针衡量了许久，还是煮了两个人的饭。用辛苦拎回来的高丽菜做了蔬菜沙拉，再炖一个排骨汤，炒一个鸡丁，正合适的分量，一个人吃不多，两个人吃不少，赵言诚回不回来都无关紧要。

菜端上桌，客厅的电话响了。言诚在电话里的语气好像带着一种胜利的喜悦：“我不回来吃饭。”

“没煮你的饭。”凌筱没好气地说，“一顿两顿不回家吃最多算逞强，有本事一年两年都别回家吃。”

“你的嘴真不饶人。”言诚的心情像是特别好，话里带着愉悦的笑意，“一个多年不见的老朋回来了，我陪他吃顿饭，你不信也可以过来。”

“免了，家里没养狗，你嫌弃的粗茶淡饭总得有人吃。”不等言诚教训的话出口，凌筱“啪”地挂了电话。

言诚板着脸关了手机，“什么烂脾气，我话还没说完呢。”说着，他又笑了笑，跟坐在对面的人说，“云涛，你看这丫头，快三十了，人没长高点儿，脾气却是年年见长，逗她两句就来气了。”

云涛温和地笑笑：“那还不是我们给惯出来的。”他低头喝茶，眸子里的笑意渐渐淡了。

“我再打个电话给她，你来了，她不能不见的啊。”言诚说着又拿出手机要拨。

云涛伸手制止住他，仍是温和地笑着：“还是别打了，我们先聊聊，有女人在也不方便。”

言诚闻言放下电话，挥手招来服务员开始点菜。他一边看菜谱一边说：“你说得也对，那就改天到家里来。这样吧，干脆吃完饭就去我们家，凌筱脾气不好，工作也让人操心，家里倒是拾掇得挺像样的，不至于招你笑话。”

“再说吧，也许待会儿一喝多，你能不能找着家还不一定。”云涛脸上挂着一成不变的笑，只有眸子深处闪过一抹别人察觉不到的苦涩。

日本料理店的幽静小包房里，服务员陆续送进来菜和酒，空调滋滋地吹出冷气。言诚挽了袖子，端起酒杯与云涛相碰，两人都一口饮尽。

“说实话，咱们也六年没见了吧，怎么你一个人回来，你老婆呢？”
“我离婚了。”云涛用餐巾优雅地擦了擦嘴，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真的？什么时候的事？”

“上个月离的。”

“为什么呀？”

云涛沉默不语，言诚以为他是有难言之隐，正想说点什么转移话题，云涛却低声说：“因为不得不离吧！”

言诚也不好再追问下去，给他斟满酒，哈哈干笑两声：“来来，喝酒，婚姻这事儿嘛，就是那样，没结的时候哭着求着要她跟你结，真结了，烦事儿就多了，离婚也不见得是坏事。”

“怎么说？”云涛放下酒杯，语气里有克制不住的激动，“你难道想——”
“没有的事儿，你别瞎猜。”言诚把酒喝了，抹一抹脸，“那丫头虽然是我费尽心机才追到手的，结了婚却越来越不对劲。可我不会离婚，向她求婚时，我就说了，这辈子我别的做不到，让她拥有一个安稳的家这是绝对能保证的。”

云涛掩去眸子里的失望，换上一脸微笑：“你懂得珍惜就好——来，我们再干一杯。”

“你怎么打算的？”

“秦永霖不是在这边开了家事务所吗？他打算拉我入伙。”

“不错呀，以你的能力，在这里肯定能混得风生水起——以后咱们就能常在一起喝酒了，来，为兄弟重逢，咱们得再干一杯。”言诚又举起了杯子。

云涛微笑，笑得很苦涩。如果是为了拓展事业，他根本不必要放弃那边的

一切回国。言诚也知道吧，他来这里，只为了她。言诚不胜酒力，云涛扶着他走到停车场，找到言诚的雷克萨斯，把他塞了进去。

凌筱缩在沙发上昏昏欲睡，尖锐的门铃声让她猛地坐起来，恍然间迷迷糊糊地还不知身在何处。等清醒了一点，她才赤着脚去开门。

门才打开一点缝隙，熏人的酒气就钻进她的鼻子，她的手在鼻子前猛扇，不耐烦地骂道：“你又喝那么多，是成心不想跟我过下去了，是不是？”

言诚像团软泥一样地扶着门框，她的火更大了，正要伸手去接，再多骂两句宣泄一下的。言诚的身后却钻出来一个人，凌筱就着昏暗的光线看了看，骂人的话只在舌尖绕了几个圈，又咽回了喉咙里。

“凌，是我！”

“云——涛？”凌筱骤然怔住，也忘了去扶言诚，“真的是你？”

“是我，好久不见。”云涛扶着言诚往里走。凌筱忙侧身让他们进来，她惶惑地跟在后面。

如果下午真的是他，那也不算是很久没见了。

把言诚扶到卧室床上，凌筱用湿毛巾给言诚擦了脸和脖子，被他很不耐烦地拂开，整个身体滚到另一侧，说要睡了。

凌筱挤出一丝难堪的微笑，朝云涛摊手，那样子似乎在说：真是丢脸，他就是这德行！

云涛从进门起，心就被她那一连串无意识的主妇行为刺疼了。她大方从容地在他面前训斥醉酒的丈夫，亲密无间地扶丈夫上床，请求别人谅解丈夫的醉后失态，这一切都让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客人。

“我们出去聊。”凌筱给言诚盖好被子，率先往门边走。

这时，房里某个隐蔽的角落响起手机铃声，她循声张望几秒钟，便捡起地上的一堆衣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

“喂，你好！——喂喂，请说话！——”话筒那边没有动静，凌筱看了一下手机屏幕，又贴回耳边，那边已经挂断了电话。

“怎么了？”云涛见她眼神呆滞地站在那里，忍不住开口问。

“嗯？——哦，不知道是谁，打过来又不说话。”凌筱把手机放到床头，调过头往门口走，“到外面聊吧。”

她越是表现得若无其事，越是让云涛相信，刚刚那个电话是婚姻破裂的危险讯号。

“我该走了。”他说。这种时候，他应该离开，至少不能让她认为他是要留下来看她的笑话。

“那我送你。”

凌筱没做客套的挽留，相信以他们熟悉的程度不需要刻意地做些表面工夫，尽管他们已经分别了六年。

气候有点闷热，有时候轻轻地飘过一阵风，从身旁掠过墙角，拐个弯便再弄不清它的方向，弄不清它又飘去了哪个神秘的地方。

就跟思绪一样。很长一段路，她的大脑充满了像电影片段的回忆，那些片段刚呈现得明晰，倏忽一下，又飘得无影无踪。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他的声音在夜色里听起来很柔和，像是那些朦胧幽暗的灯光，舒适得会让人产生出一些梦幻。就是这种声音，让她的思绪又冲破了阻隔，飘到一个捉摸不到的地方。

她失落地回到现实里，看着自己的脚尖。

她的同伴很认真地走着路，每一步都踩进正方形的砖格子里，没有踩过一次线。

“会待多久？”

“说不准，短时间不会离开，也许——”他踩上一条线，步伐变得凌乱了，“也许不会再离开了。”

凌筱抬起头来，正对上他专心凝注着她的视线，立刻又尴尬地别开了脸。

“是吗？”她微笑了一下，“永远都不离开？我不相信，你当初不计一切代价

地出国，难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又回来定居？”

他的表情在她淡淡笑着的眸子里变得紧张狼狈，待那笑容收住了，他才嗫嚅地开口：“这么久了，还在怨我？”

“不是。”凌筱摇头断然否认，“早就不怨了，何况，当初我怨你也很没道理，那时候太年轻，不能接受男人心里有比自己更重要的东西，包括他的前途。”

“那么现在——”

“现在如你所见，我就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操持着一个家，服侍丈夫，孝顺婆婆。虽然全天下的已婚女人都做着这些事，但是要做好也很费精力，哪有工夫去想别的。告诉你，结婚两年，我觉得我的脑子都钝了，下午在音乐厅门口看见你，我都不能确定那是不是你了。”

她很有技巧地说了这么多影射着某种含义的话，也幸亏云涛是做律师的，句句都听清楚了，然而，也只能任由她把话题绕开。

“是吗？司机的确是去音乐厅门口接我的。”

“真巧，我就在对面图书馆的门口，还来不及叫你，你就钻进车里了。”

他们相互看了一眼，默契地传递给对方一个“真可惜”的眼神。云涛温柔而真诚的眸子里透出一丝懊恼，凌筱却只是弯眉笑着，仿佛是用不在意的态度安慰他：别把一次小小的错过放在心上。

“我们是真的有六年不见了吗？为什么我觉得你好像完全没变，还是那身大学时的打扮，扎马尾，穿牛仔褲T恤。”

他们走到了门口。云涛对着光线端详穿着随意的凌筱，说着口不对心的话。她的变化其实是那么明显，记忆里那对晶亮灿然的眼睛里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冲动和傲气，变得冷淡从容，偶尔还会呈现出像是被掏走了思想一般的空洞。

这样子的她并不陌生，好像还很理所当然。

“是吗？你不觉得我完全成了你预料过的样子，多年后一事无成，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凌筱伸开手臂，仿佛把自己展示给他看，“你的预言很准，我现在就是这种状态。”

她抿唇叹气，伸开的手收回来拍了几下腿，做出一个自己“无可救药”的表

情。然后她的眸子一弯，自嘲的笑容落进云涛眼里，像是胸口被猛然戳了一刀，他痛得几乎无法呼吸。

“你说你会幸福的。”他有些激动地说，“忘了吗？结婚前一天晚上你在电话里说的。”

“虽然一事无成，跟寄生虫一样，但是我很幸福。”凌筱抬起眼眸，用一种很犀利的眼神望着他，“是不是在你的定义里，非得照你期望的那样生活才算是幸福？”

云涛一时哑口，只是心疼无措地看着她。若是她犀利的目光里含有一丝报复或其他任何极端的情绪，他都会好受一点。然而无论看上多久，那目光也只是理智而沉着的。

在他以前二十年的记忆里，凌筱脆弱、懒惰、冲动、霸道、喜怒形于色，甚至是他离开以前，她也是一个真实具体、心态不成熟的小女孩儿。而今在他面前，她已经能够不着痕迹地把自己武装起来。这正是多年前他期望的样子，可是那双不带任何情绪的眼睛却告诉他，这与他的期望无关。

“我的期望就是你幸福，不是离开以前的期望，而是离开以后的。”

“你的期望已经达到了。”

他忽然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在神态安之若素的她面前，他狼狈得无所遁形。

他设想如果她从谈话的开始就是要达到某种目的，比如达到让他惭愧，让他无地自容的目的。再重演一遍，他绝不会将这些糟糕的感觉体会得这么深刻。再夸张一点，他或许会享受那种被她报复的重视感。那是一种他曾经熟悉透了的感觉，每次惹她伤心后，她都用各种报复手段来折磨他，让他知道他在她心里有多重要。

也许他再也无法体会了，现在的她根本不在乎自己会伤了他，不在乎他不知道他在她心里占据的位置。

“你先回去吧，我一个人等就行了。”他说。

“没问题吗？”

“没问题。”

“那好吧，你自己小心，过十分钟等不到车，你打电话给我，我开车送你。”她仍然是开始的想法，他们之间并不需要场面上的客套。

云涛点了下头。

路灯昏暗孤寂地亮着，凌筱多看了他一眼，转身往里走。云涛刻意不回头去看，望着马路上驶过的车辆，期待能马上出现一辆计程车。

“云涛！”

他脸上的表情像被施了魔法，眨眼之间，惊喜冲破沮丧和狼狈的阴影，停留在嘴角弯起的弧度上。轻轻地转身，那个纤瘦的身影缓缓从阴影里走出来，在灯光下站定。

“刚刚有句话忘了跟你说。”她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分别这些年，你也没什么变化。”

“是吗？”

她微微点头：“否则，我不会隔着一条马路还能认出你。”

远远地望着她，云涛英俊的脸上也渐渐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